

月色兩章

席慕容

明月夜

很晚了，她才和母親從台北回來。車子開上了鄉間那條小路的時候，月亮正從木麻黃的樹梢後昇了起來，路很暗，一輛車也沒有，路兩旁的木麻黃因而顯得更加高大茂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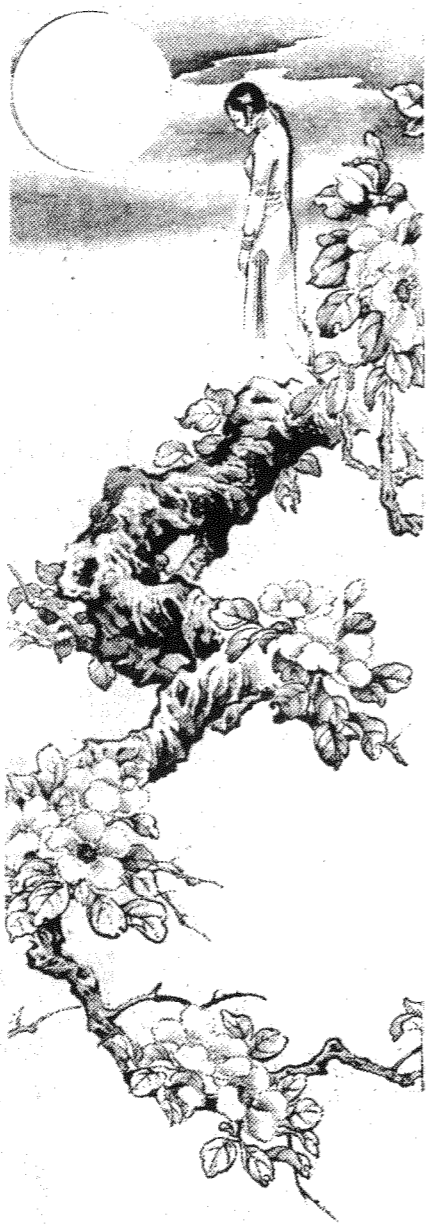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沉默著的母親忽然問她：

「你大概不會記得了吧？那時候，你還太小，我們住在四川鄉下，家在一個山坡上，種著很多松樹，月亮昇起來的時候，就像今天晚上這樣……。」

她怎麼會不記得呢？心理總有著一輪滿月冉冉升起，映著坡前的樹影又黑又濃密，記得很清楚的是一個山坡，有月亮，有樹，卻一直想不起來曾在哪裡見過，一直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

「你大概不會記得了，你那時候應該只有兩三歲，還老是要我抱的年紀。」

那麼，媽媽，那必定是在一個滿月的夜晚了，在家門前的山



坡上，年輕的婦人抱著幼兒，靜靜地站立著。

那夜，一輪皓月正從松樹後面冉冉升起，山風拂過樹林，拂過婦人清涼圓潤的臂膀。在她懷中，孩子正睜大著眼睛注視著夜空，在小小漆黑的雙眸裡，反映著如水的月光。

原來，就是那樣的一種月色，從此深植進她的心中，每個月圓的晚上，總會給她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給她一種恍惚的鄉愁。在她的畫裡，也因此而反覆出現一輪極圓極滿的皓月，高高地掛在天上，在畫面下方，總是會漆上一叢又一叢濃密的樹影。

媽媽，生命應該就是這樣了吧？在每一個時刻裡都會有一種埋伏，卻要等待幾十年之後才能夠得到答案，要在不經意的回顧裡才會恍然，恍然於生命中種種曲折的路途，種種美麗的牽絆。

到家了，她把車門打開，母親吃力地支著拐杖走出車外，月光下，母親滿頭的白髮特別耀眼。

花香

那幾天天氣很熱，到了晚上，他們一定要打開窗戶才能入睡。

臥室是一間狹長的房間，兩端都有窗戶，一扇對著前院，一扇對著後院。窗戶打開了以後，自會有涼風習習吹拂進來，有月亮的晚上，也會透進一方如水的月光；晚上有時候醒來，用不著開燈，室內也有一種柔和的光暈。

剛好在那幾天裡，後院的三株曇花連續不斷地開了，每個晚上，他們都睡在花香裡。

有一次她半夜醒來，竟然無法再入睡，披衣靠在窗前，夜色裡，盛開的花朵在牆角帶著一種朦朧的白，她心中也掠過一陣朦朧的悲哀。

輕輕地走出臥室，開了後門，院子裡花香襲入。那些花朵已經開到極致了，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鬚都在盡全力向著四週綻放；她用雙手輕輕合抱其中的一朵，覺得在那樣輕柔潤潔的花朵裡，卻有著一種狂野的力量、一種不顧一切要向外綻放的力量，令人暗暗心驚。

曇花原是屬於仙人掌科的植物，那麼，在古遠的年代、在一望無際的沙漠裡，在那些小小的綠洲上，它們必定也曾經瘋狂地盛開過吧？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



生命，明明知千里方圓都沒有人煙，明明知道無論花開花落都只是一場寂寞的演出，卻仍然願意傾盡全力演好這一生。

而今夜，在她小小的園中，曇花依然一樣，盡它的全力在綻放著，彷彿並不知道在頃刻之後，就是幕落花凋。

站在花前，覺得有點冷，心裡很明白，平凡如她，是不能夠也不捨得像曇花這樣孤注一擲的。

平凡如她，對任何事物，從來也不敢完全投入，不敢放進一種澎湃的激情，所以，她想，她也沒有權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圓滿的綻放。生命對於她，應該只是一條平靜的河流，帶著許多瑣碎的愛戀與牽絆，緩緩流過，如此而已。

丈夫醒了，在窗內輕聲呼喚她，等她回到床前，他卻又已經睡着了。悄悄地躺在丈夫身邊，緊靠著那堅健的身體，她的心裡覺得平安和滿足，想起了那首法文歌：

「何必在意那餘年還有幾許？」

何必在意那前路有著什麼樣的安排？

只要我們能兩廂廝守，一起老去……。」

窗外，月明星稀，她在花香裡沉沉睡去。